

離情萬里心

談郁達夫身後妻兒子女遭遇

●李遠榮

原配孫荃禮佛長素

郁達夫一生結過三次婚，三位夫人分別是孫荃、王映霞和何麗有。此外，在新加坡時還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。

郁達夫共有子女十一人，健在者八人，其中孫氏生育四人：龍兒（早夭）、黎民、天民、正民；王氏生育五人：飛、靜子（早夭）、云、亮（早夭）、荀；何氏生育兩人：大雅（亞）、美蘭。

下面讓我談談他這些後代的遭遇和近況。

郁達夫的原配夫人孫荃是當時鄉下少有的才女，曾讀過一些詩詞，在郁達夫的悉心指導下會學了不少好的古體詩。

郁達夫一九一九年八月五日的日記中說：「接蘭坡書，附有詩四首，其『夜雨』一首……：頗可誦也。」（按：孫荃夫人原名蘭坡，小字潘媿）。第二天，他就給孫荃寫了封信：「來詩大有進境。『無端一夜空降雨，滴碎離人萬里心』。佳句也，已欲與文詩相抗矣！」（按：郁達夫名文，達夫是他的字）。我們不妨欣賞一下孫荃

夫人的這首「夜雨」：

獨坐窗前夜已深，愁懷孤冷伴燈吟。
無端一夜空降雨，滴碎離人萬里心。

孫荃夫人是個謙抑自牧的人，她對自己的作品一直視如敝帚，却從不自珍。吟為自泄，即泄而足，頂多抄付郁達夫一閱，寄出就算完事。郁達夫給她這些詩命名為「夕陽樓詩稿」。

郁達夫自從大革命時期去廣州以後就和孫荃分居，並於一九二八年二月去上海和王映霞結婚。孫荃自從和郁達夫分居後就吃長素，念佛誦經，因為受舊社會三從四德倫理道德的影響，沒有再嫁。

一九四九年以後，雖已鼓吹破除迷信，但她已習慣素食，不再開葷，身體健康，也十分健談。孫荃夫人於一九七八年三月廿九日逝世，享年八十二歲。

二女一子從事教學

長女郁黎民，一九二五年生，現在湖南省桂陽一中當教師，她還是湖南省政協委員。其丈夫

名鄭陵笙，已退休。

郁天民是一九二六年生，幼名阿熊。他本是住在杭州，曾被劃為杭州法院的右派，後來帶著妻子兒女回富陽縣鄉下與母親同住。他本人在縣文化館工作，經常下鄉，和各鄉里農民很熟。他們到縣裏看戲，都找天民弄戲票。天民和他父親一樣，愛喝酒，最愛和人邊喝酒邊談天。他曾是富陽縣政協主席，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八日因腸癌病逝）。娶妻陸費貞，現是富陽教師進修學院會計。

小女兒正民，一九二七年生，幼名胖妞。她現在是河南師範大學生物系教授，她丈夫周先生和她在同一大學同一系任教。

王映霞忙撰回憶錄

郁達夫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和王映霞結婚的，因為動亂，產生了種種誤解。一九三八年郁達夫任新加坡「星洲日報」副刊主編，王映霞和兒子郁飛和他一起到新加坡，誰知覆水難收，維持十二年的婚姻破裂，王映霞當時三十二歲，她悲痛之餘，於一九四〇年八月獨自乘輪船返國。先到

重慶，并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。

由於駐美大使王正廷的介紹，王映霞認識了鍾賢道。鍾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，是王正廷的得意門生，這時在重慶的華中航業局任經理。翌年四月四日，兩人在嘉陵賓館結為秦晉之好，冠蓋雲集，極一時之盛。

一九四八年鍾賢道率家人回上海定居。解放後，他參加中國航運公司所辦的學習班，被分配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退休，一九八〇年病逝，享年七十二歲。王映霞遵照丈夫遺囑，將他安葬在杭州玉皇山麓，墓碑上刻有鍾和她兩人的姓名，鍾的名是黑字，王的名是紅字，這象徵着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作連理枝。」

王映霞今年八十二歲，解放後，她的生活旅程也是不平坦的。

一九五六年王映霞在收音機裏聽到周恩來作「關於知識分子問題」的報告，使她想起一九三八年，在武昌，她和郁達夫請周恩來夫婦吃飯，有一面之緣，因而她寫了一封長信給周恩來，要求參加工作，過了半個月，國務院招聘工作委員會舉辦的「中等學校師資訓練班」就請她去學習，學了一年，她就被分配到上海六合路的一所小學當教師，工資四十八元。

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間，「紅衛兵」對王映霞進行連續三次抄家，把家中的藏書、字畫，相冊都算作「四舊」抄走了。在里弄批判會上，王映霞被抓到台上，當着那些連「作家」是什麼物都不懂的大媽、大姐面前去批判「郁達夫的罪

行」。接着又被命令一日兩次到里弄去掃地、洗棉被、當油漆工。「紅衛兵」心血來潮時，就再抓王映霞上台批判，喊：「打倒王映霞！打倒郁達夫！」的口號。這種折磨持續了五年。

王映霞今年八十二歲，如今年登耄耋，腰板硬朗，精神矍鑠，就容貌論，顯然比她的實際年齡要輕得多，眉宇之間依稀可見當年風韻。

「文革」後，她精神爽朗，生活愉快。
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，上海市長江澤民聘王映霞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，并發了金字聘書。她參加館內的春潮詩社。最近我收到王映霞送我的一首古典詩：

烽火長沙夜入吳，殘年風雪過閩都。

一帆又度南溟島，海國春來化畫圖。

詩意宛轉，韻味盎然。

近兩年來，她一直忙於撰寫回憶錄，整理郁達夫書信，她平生有一大願望，就是要把她和郁達夫在一起的每一手資料留下來，供文學史家們研究參考。已經出版的有「半生自述」和「郁達夫書簡」。

三個兒子都有父風

王映霞和鍾賢道所生的兒子鍾嘉陵，今年四十三歲，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，現在深圳大學中文系當副教授。他和同事們一起從事「紅樓夢」電腦研究，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。「紅樓夢」的精確字數為七三一、〇一七字，其中不同的漢字為四、四六二字。他們把這些數據放入電腦，

你在一分鐘內就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任何一段敘述。他最近又完成了「全唐詩」自動檢索系統，其成就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公認。王映霞的女兒叫鍾嘉莉，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系，目前在浙江省建築工業學院任講師，夫婿是杭州大學物理系副教授。

至於王映霞和郁達夫所生的兒子，現還健在的有郁飛、郁雲、郁荀三人。

據郁達夫在「記耀春之殤」一文中說：

「長子飛、次子雲，是從岳家軍裏抄來的名字，同時三國志裏也有飛、雲兩位健將。」

從郁達夫給孩子們的取名中，體現他對歷代忠勇名將的敬慕，并以他們的功德來期望自己的孩子。

郁荀之名是借用戰國學者荀子的姓，取名「荀」（見郁達夫「乙酉年元旦遺囑」中）。

郁飛於一九三八年隨郁達夫和王映霞去新加坡，時年十一歲，他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。以後郁王離婚，王映霞獨自返國，郁飛跟郁達夫在新加坡住了三年。因戰亂，郁達夫決定把郁飛送回國，本來是想托付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的沈從文教授，但那時後方公教人員極清貧，怕以後救濟中斷，給沈從文造成困難。最後請返回重慶原籍的尤夫人盧蘊伯（四川航運界盧德敷之妹）帶郁飛回去，交給已在重慶任行政院秘書長的老長官陳儀。老人家不負故友的托孤，在音訊始終不通的情況下，將郁飛撫養成人。

一九四九年，郁飛在浙江大學外文系畢業，起初分配去新疆，因「不說謊話而開罪於人」，

一九五七年「反右」，郁飛被劃為「右派」，下放改造，被關押長達廿年之久，王映霞女士曾拿一九八七年她和郁飛合照的照片給我，簡直像姐弟。郁飛的蒼老，是那廿年非人生活所造成的！「反右」前，他是一個報社的編輯；判刑後，他被分配去火熱的磚窯背磚。

由於政治迫害，他原在廣播電台任播音員的妻子，也跟他離婚，生二子，皆成家立業。最近經王映霞介紹，續娶浙江杭州第四醫院醫生王永慶為妻，兩人十分恩愛，對王映霞女士也十分尊重，並常有來往。郁飛現在是浙江文藝出版社外文室副編審。

郁雲一九三一年出生。王映霞和郁飛去新加坡時，郁雲和郁荀便寄居在福建的外婆金氏家中。嗣後又寄居在父親的朋友家中，經過再三轉居；郁雲在東吳大學讀法律，後來又讀企業管理。較長時間在上海「紅星軸承廠」工作，現已退休。他的夫人錢杏清是嬌憨可愛的美人，在盤尼西林廠當技術人員。生二子，長子郁偉，次子郁剛。郁荀，一九三六年生，畢業於華東水利學院，目前在昆明大學任教。娶妻余綺華在昆明大學工會工作。

小情人李筱英三嫁

郁達夫於一九四〇年春在新加坡和王映霞離婚後，正過着孤寂獨居的生活，國色天香的李筱英突然出現在他面，使他本已一潭死水的心池，又再掀起了波瀾。

李筱英是福建人，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文科

班，能說流利的英語、華語、上海話。

一九四一年，李筱英剛滿二十六歲，她因和丈夫意見不合而離婚。當時她是新加坡當局情報部的華籍職員，這機構的英文名是 Ministry of Information，後來又担任新加坡電台的華語播音員。

乾爹乾女兒星洲同居

李筱英十分崇拜郁達夫的文學才華，並主動向他示愛。四十六歲的郁達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餘，遇上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，一拍即合，兩人感情發展迅速，都不避嫌疑，把自己的書房借給李小姐，明處是契父女相稱，暗中是實行同居之好。

為了表示親昵，郁達夫借用羅馬史家 Livius 的英文名稱 Livy (李維) 作為對她的愛稱，郁達夫常用德語 Ich Liebedich (我愛你) 向李小姐表愛意。

他們經常看電影，如「魂斷藍橋」，也參加舞會。郁達夫不會跳舞，便叫他的好友大畫家劉海粟做李小姐的舞伴，李小姐喜愛跳華爾滋舞，特別愛用「多瑙河畔的姑娘」、「秋夢」這兩首樂曲來伴奏，留法的劉海粟也是舞林高手，兩人的舞姿常獲周圍熱烈的掌聲。郁達夫不會跳舞，也很有興趣地一面品酒，一面觀賞。

劉海粟還畫了一幅名為「蘆雁」的畫送給李筱英，郁達夫觸景生情，在畫上題了一首詩：

萬里南風客感深，露香菰米費搜尋；

炎荒怕讀劉郎畫，一片蘆葦故國心。

這首詩體現離羣蘆雁思鄉之情。

後來新加坡英國情報部要辦一張四開的「華僑週報」，李筱英向當局推薦郁達夫任主編。一九四一年，郁達夫兼任了「華僑週報」主編，李小姐成了編輯工作的助理。

郁達夫和李筱英的結合，郁飛是反對的。郁飛是郁達夫和王映霞生的兒子，當時十三歲。雖然李筱英極力想搞好和郁飛的關係，時常帶他去看電影，散場後還帶他去高級餐廳飲冷品，并買很多玩具給他。但郁飛始終不領情，其原因是：本能地不願眼前唯一的爸爸對他的愛有所分薄，更不願另一個女人成為旁人笑談中的他的新媽媽。郁達夫礙於兒子不接受李筱英，也不便正式結婚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李筱英痛苦地搬出了郁家。

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李筱英跟英情報人員退到爪哇島，郁達夫逃亡到蘇門答臘。他在蘇島寫下了「離亂雜詩」，前七首就是為思念李筱英而作。郁達夫常常一個人扭開收音機，深情地聽着巴達維亞電台播出李筱英銀鈴般的聲音，他寫出了：「却喜長空播玉音，靈犀一點傳此心」的名句。在「亂離雜詩」第七首，他是這樣追憶和李筱英的一段情：

猶記高樓訣別詞，叮嚀別後少相思。
酒能損肺休多飲，事決臨機莫過遲。
漫學東方耽戲謔，好呼南八是男兒。
此情可待成追憶，愁絕蕭郎鬢漸絲。

愛情，對郁達夫來說，是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部份，在敵機轟炸下，他尚追懷着「高樓訣別詞」。他夢寐以求的是：「亂離魚雁雙藏影」「鬢影烟波共一廬」，但殘酷的戰爭，使勞燕分飛。

李筱英以後隨軍撤到印度，在印度和一位「自由泰」的泰籍青年廣播員結婚。婚後曾到曼谷居住，以後又去倫敦，丈夫不幸在一次車禍中喪生。她悲痛之餘，返回新加坡，在新加坡「麗的呼聲」電台任華文部主任。後來再嫁，並定居香港，生兒育女，過了幾年安定生活。因為兒女都去澳洲，她最近也移民澳洲去了。屈指一算，李筱英至今已是一位七十三歲的老太太了。

無獨有偶，郁達夫結過三次婚，夫人分別是孫奎、王映霞、何麗有，還有這位情人李筱英，而李筱英也嫁過三任丈夫，還有和郁達夫這段未了情，真是無巧不成書啊！

四任妻子何麗之有

郁達夫的第三任妻子何麗有是印尼華僑，廣東籍。一九四三年郁達夫去印尼，化名趙廉，在巴耶公務（Pajakoen Beach）和朋友合開趙豫記酒廠，自己當老板。九月份經朋友介紹和華僑姑娘何麗有結婚。

何麗有本名陳蓮有，因其貌平庸，郁達夫跟她開玩笑，改名何麗有，即何麗之有。因她沒有受過教育，不懂華文，欣然接受這個稱號。

她平時和郁達夫皆用馬來語交談。她一直以爲郁達夫是普通酒廠老板，直至郁達夫被日軍殺害，人家才告訴她郁達夫是中國文化名人。

一子一女海南做工

何麗有和郁達夫生了一子一女。兒子取名郁大雅（亞），郁達夫的用意是含有諷刺日本軍國主義推行的「大東亞共榮圈」之意。次女美蘭是郁達夫被日本人殺害的第二天誕生。

郁達夫逝世後，一九四九年何麗有在印尼巴東再結婚，嫁給一個商人，并生了兩個女兒，生活還不錯。

一九六〇年印尼排華，何麗有全家因沒有加入印尼籍，只好坐船回國，被中國政府安排去海南島華僑農場做工，不久丈夫逝世，何麗有靠三十多元人民幣來維持一家五人的生活費，生活十分艱苦。後來大女兒到北京上大學，大兒子參加工作，生活才得到改善。

一九七六年，何麗有帶一個小女兒到香港定居，不久郁大雅和另一個女兒也先後到香港。

初到香港，何麗有一家都到工廠做工，她在製衣廠做剪線頭工作，收入僅能糊口，并住九龍灣木屋區。不幸木屋區發生火災，他們被安置在新界大埔安置區居住。

郁大亞一九四四年生，已結婚，現住香港牛頭角東華南村。他初去香港是在燻臘店做工，現在當司機。

郁美蘭一九四五年生，她一九七〇年畢業於北京石油學院，以後分配去南京市南開中學教書，現專職在南京搞僑聯工作。她丈夫胡序建是胡愈之的侄兒，現在是南京市委書記。

因爲郁達夫曾被迫担任印尼日本憲兵部的翻

譯，所以一九四九年後，有人說是漢奸，其家屬子女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。後來政策改變了，追悼郁達夫爲烈士，子女變成烈士家屬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。

中國出版郁達夫文集，版稅也分一部份給郁達夫的子孫，這也算是一種安慰吧。

郁達夫家鄉富陽有一條街取名爲郁達夫街。富陽縣鶴山上建了「雙烈亭」，這是要紀念他和哥哥郁華。雙烈亭小巧玲瓏，瀟水而立，題額「雙松挺秀」。郭沫若曾題過一首七絕：

「難兄難弟同殉國，

春蘭秋菊見精神。

能埋無地天不老，

終古馨香一片真。」

這是一首够感人肺腑的詩章。

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九日在北京舉行「郁達夫烈士遇難四十周年紀念會」，參加人數二百五十多人，郁達夫的子孫從全國各地赴京參加紀念大會。

聳立在人民心中的北京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碑上，又刻下了一個名字：郁達夫。

歷史公正地評定郁達夫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，現代著名作家。他留下清雋自然，別具一格的名篇，是新文學運動的開拓者。

最後，我想起一篇紀念郁達夫文章裏的話：

「他沒有墓地，敬獻給他的花束，只

有默默地藏在心裏。」